

以“新城”为中心 考察高句丽的西部拓展

苗 威

(山东大学 东北亚学院, 山东 威海 264209)

摘要: 高句丽攻陷第二玄菟郡郡治高句丽县之后, 逐渐向西据有浑河以北的抚顺地区, 并于大武神王时期在西边要冲高尔山上设置新城。新城南隔浑河与中原王朝所置边郡相望, 西向屏障鲜卑等游牧势力, 战略位置重要。东汉为控制其发展, 于浑河南岸的辽东郡内侨置第三玄菟郡。高句丽经公孙氏、毋丘俭的两次重创, 至西川王时期西部地区得以恢复, 新城加固。其后高句丽有效组织拓展, 迫使中原王朝将乐浪、带方诸郡内迁于辽西, 同时西向占有第三玄菟郡、辽东郡, 领有辽河以东。

关键词: 高句丽; 新城; 玄菟郡; 高尔山城

中图分类号: K2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8) 06-0140-07

“新城”是高句丽西陲的门户, 处于中原王朝经略东夷的当关“要害”之地, 唐人李勣云“若不先图, 余城未易可下。”^① 高句丽灭亡之后, 新城成为安东都护府的第三迁府治,^② 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可见一斑。20世纪40年代, “满日文化协会”组织“抚顺史迹调查团”试掘了位于辽宁省抚顺市区北部、距离今浑河2公里处, 峰峦起伏、形势险要的高尔山上的古城遗址。1956、1963、1983年, 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多次在高尔山进行发掘调查,^③ 普遍认为以海拔232米的将军峰为中心, 随山脊起伏而筑的山城为高句丽的“新城”。^④ 尽管有学者认为尚有“国之东北大镇”(今吉林省集安良民)以及“国北新城”(今柳河罗通山城)两个异址“新城”的存在,^⑤ 但皆不否认高尔山是高句丽西鄙之新城故址。

围绕“新城”的讨论, 主要分歧集中于始筑时间与筑城位置两个问题, 其核心意义在于: 诞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 (17VGB005)

作者简介: 苗威,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朝鲜半岛古代史、中国东北区域史。

① 《旧唐书》卷199《东夷列传·高丽》。

② 《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

③ 抚顺市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辽宁抚顺高尔山古城址调查简报》,《考古》1964年第12期;徐家国、孙力《辽宁抚顺高尔山城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2期;三上次男、田村晃一《北关山城:高尔山山城 高句丽“新城”的调查》,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1993。

④ 李甸甫《高句丽新城的始筑年代》,《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2期;王绵厚《新城、南苏、木底道与高句丽南北二道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5期;佟达《高尔山》,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刘子敏《“新城”即“平壤”质疑——兼说“黄城”》,《东北史地》2008年第1期。

⑤ 张福有《高句丽第一个平壤城在集安良民即国之东北大镇——新城》,《东北史地》2004年第4期;孙仁杰、迟勇《集安良民高句丽遗迹调查》,《东北史地》2004年第4期。也有学者认为“国之东北大镇”和“国北新城”疑似一城,但具体未做定位,如曹德全、肖景全《从〈三国史记〉中的“新城”谈起》,《东北史地》2008年第3期;梁志龙、魏海波《高尔山城始筑年代考辨》,《东北史地》2008年第3期。

于玄菟郡内的高句丽，在何时“破郡而出”，占有浑河北岸的抚顺地区，从而掌控了从平原进入辽东山区的重要通道？设置于地势险要的当关之地的新城，给隔浑河与其对望的玄菟郡、辽东郡带来现实压力，对第三玄菟郡和辽东郡诸县的设置形成影响。2至3世纪间，高句丽先后两次遭到公孙氏、毋丘俭的致命打击，势力一度萎缩，至西川王时，方再次恢复对浑河北岸抚顺的控制。自此，新城在有效消弭郡县势力、导致乐浪等郡或兵败势微或内徙于辽西，在高句丽独有其故地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一步发微，以澄清是非。

一、高句丽西进与“新城”的设置

高句丽崛起于富尔江流域的第二玄菟郡内。据《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三年（前108），汉武帝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置四郡，其中的玄菟郡位于今朝鲜咸镜南道，是东沃沮（亦称南沃沮）的分布区，治所为今之咸兴，其与高句丽的建立与早期发展无甚关涉。汉昭帝于始元五年（前82）将四郡合并为乐浪一郡，并在元凤六年（前75）将玄菟郡侨置于原辽东郡的塞外辖区，设3县，即高句丽（今辽宁省永陵镇苏子河南岸的汉代古城）、上殷台（今通化县赤柏松汉代古城）和西盖马（国内城下面的土城址），为相区别，学界称之为第二玄菟郡。^①其中高句丽县的辖区内分布着4个民族：今苏子河流域为汉族聚居区；今太子河上游为梁貊聚居区；五女山城附近的浑江两岸，为卒本夫余聚居区；今富尔江流域是“古高句丽”，即松让的“沸流国”。^②

建昭二年（前37），朱蒙自夫余出发，东南走至纥升骨城（今五女山城），建立高句丽政权，^③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富尔江（古称沸流水）流域的沸流国、太白山（沸流国附近的小山）东南的荇人国、黄龙国皆纳入势力范围，基本上统一了高句丽县辖境东部的土著部族。及其子琉璃明王二十二年（3，汉平帝元始三年），将都城迁至尉那岩城（今霸王朝山城），并将这一地区作为“根据地”继续发展势力。

富尔江流域水系发达，交通较为便利，溯江而行至上游处，向西进入苏子河谷地，再西北行，到达今抚顺地区，沿浑河谷地进入到辽东郡北部的文化发达区。因而，高句丽建国之初，选择西向拓展。琉璃王三十三年（14，新莽天凤元年），高句丽遣兵“西伐梁貊，灭其国，进兵袭取汉高句丽县”^④。高句丽县的陷落以及梁貊的灭亡（后来曾经复国），表明高句丽人已经将苏子流域和太子河上游地区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第二玄菟郡瓦解。苏子河流域，主要是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彼时小辽水（今浑河）的上游左岸地区，即今清原县，处于高句丽县的辖境之内。按照《后汉书·夫余传》的记载，夫余在玄菟郡北，南与高句丽接。又据《三国志·夫余传》载，夫余“在长城之北”。这里的“长城”是指自西向东迤邐而来的燕汉长城，该长城自开原一带跨越辽河之后，“折而东南走，经新宾、宽甸，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⑤。而今苏子河古称南苏水，据《汉书》载，“南苏水，西北经塞外”，可知苏子河是塞外之河；^⑥太子河古称大梁水，《旧唐书》称“梁水出塞外”^⑦，则太子河也在塞外。因而夫余国以及第二玄菟郡亦皆在长城之外。在第二玄菟郡瓦解之后，今抚顺地区的清原、新宾县境，以及浑河上游流域皆不在汉朝郡县辖区之内，而是由高句丽领有，高句丽成为

① 苗威《乐浪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87-157页。

② 刘子敏《高句丽县考》，《东北史地》2004年第7期。

③ 《魏书》卷88《高句丽列传》。

④ 《三国志》卷13《高句丽本纪》琉璃王三十三年秋八月条。

⑤ 李文信《中国北部长城沿革考（上）》，《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李殿福《东北境内燕秦长城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1期。

⑥ 《汉书》卷28《地理志下》玄菟郡条。

⑦ 《新唐书》卷220《东夷列传·高丽》。

塞外不容忽视的一支重要势力。

边郡失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原动荡,无论王莽还是刘秀,皆无力掌控东北边疆的局势,这就给高句丽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至大武神王执政时,北伐夫余,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之后又东征盖马国,威服句茶国,将势力扩展到第二玄菟郡故地东部,随后南下灭掉乐浪郡东部崔理的割据势力,从而初步奠定了高句丽“五部”的基础。大武神王十一年(28,东汉建武四年),辽东太守率兵伐尉那岩,然而没有成功。这从侧面表明,第二玄菟郡瓦解之后,第三玄菟郡尚未设置。

综合而言,西汉时,今抚顺地区以浑河为界,浑河以南是辽东郡的辖区,以北是第二玄菟郡的辖区。至琉璃王晚期,高句丽已经占领苏子河流域,并逐渐迫使第二玄菟郡内缩,领有其故地。至迟在东汉初,今抚顺一带的浑河成为汉代郡县同高句丽之间的天然分界线,其东西界线则是燕汉长城。高句丽西进至此地之后,南隔浑河与辽东郡相望,西方是鲜卑等势力,北邻夫余,西南眺望中原。相比于此前被第二玄菟郡环抱的单纯环境,浑河北岸开阔的视野和复杂的周边环境给高句丽带来了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由于长城的阻隔,苏子河谷地成为高句丽进入辽东郡和中原的主要通道,通过该谷地可直达今浑河上游。也就是说,今抚顺市浑河北岸的高尔山地区是高句丽人进入塞内的要冲之地,故而高句丽人在这里竖栅置戍,建置“新城”。

二、高句丽在高尔山设栅置戍的起始时间

“新城”之名在文献中出现较晚,最早见载于10世纪中叶成书的《旧唐书》,贞观十九年(649),唐朝征讨高句丽,作为战略要塞,双方数次在新城兵戎相见。据12世纪初成书的朝鲜半岛士人金富轼所著之《三国史记》载,新城记事最早发生于西川王七年(276,魏咸宁二年)。两书有关新城的记事相距较远,然而有一个明确的共性,即新城的建置皆是成熟的。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新城究竟始筑于何时?这也是目前学界围绕新城研究最热的议点,大体有东汉、西晋、东晋、后燕等不同认识。^①从时间的角度而言,其中的“后燕”与“东晋”两种认识可以合而为一。出现分歧性认识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文献史料以及考古发掘的个性化理解,而被忽略的重要逻辑环节是,中原王朝在边郡调整等方面的细节,已经透露了在新城修筑之初对高句丽的态度。

据《三国史记》载,太祖大王三年(55),高句丽“筑辽西十城,以备汉兵”^②。这里的“辽”是指小辽水(今浑河,“辽西”即今浑河以西。李洵甫据此而主张“新城”始筑于太祖大王时期,笔者认为应该还要早些,约置于大武神王时期。除了前述约在琉璃王末年,随着第二玄菟郡的瓦解,高句丽势力抵达浑河上游的原因之外,尚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大武神王初年,高句丽致力于在塞外的兼并与拓展,努力巩固在“国内”地区的势力,侧重于向北发展。四年(21,莽新地皇二年),过沸流水(今浑江支流富尔江)北上,^③再过辉发河至今磐石一带的夫余南疆,大败夫余。^④夫余西南的抚顺一带,自第二玄菟郡陷落之后便由高句丽所继有,并无其他势力介入。高句丽在进攻夫余前后,从苏子河谷西进至浑河北岸的抚顺地区,在从山区进入平原当关之地的山上置城,符合高句丽人构筑防御体系的考量。

第二,对于这一判断,《三国史记》的一条史料可以佐证:大武神王十一年(28,东汉建武四年),辽东太守“将兵来伐”,围城数旬不解,^⑤问罪的态度非常坚决。而彼时的高句丽除了与夫余之间不断龃龉外,便是征服中原王朝在废弃第二玄菟郡的同时放弃的盖马、句茶等势力。所以,辽东

① 梁志龙、魏海波《高尔山城始筑年代考辨》,《东北史地》2008年第3期。

② 《三国史记》卷15《高句丽本纪》太祖大王三年春二月条。

③ 孙进己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1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2页。

④ 《三国史记》卷14《高句丽本纪》大武神王五年春二月条。

⑤ 《三国史记》卷14《高句丽本纪》大武神王十一年秋七月条。

“来伐”的导火线，当是高句丽在其对岸险峻的山上修筑新城。高句丽在受到辽东郡的警告之后，转而南下，于大武神王十五年（32，东汉建武八年），占有朝鲜半岛单单大岭以东的郡县之地。^①同年，遣使入汉朝贡，“光武复其王号”^②，表明东汉接受了高句丽占领第二玄菟郡的局面，理顺了双方的关系。

第三，在接受高句丽朝贡的同时^③，为了加强边郡的势力、控扼高句丽，东汉将玄菟郡侨置于燕汉长城之内，析浑河南岸的辽东郡北部区域以安置。为相区别，学界称为第三玄菟郡，考察其“在辽东北，相去二百里”^④的设置地点，也确实起到了与辽东郡相互配合，控制高句丽势力渡河南下的战略作用。值得关注的是，重新侨置的玄菟郡三县，一字排开并列于浑河南岸：高句丽县居中，置于今抚顺市劳动公园，其北隔浑河，与高尔山相望；上殷台县靠东，位于今抚顺东洲小甲邦；西盖马居西，置于今沈阳东陵区上伯官屯。^⑤可见，东汉对于高句丽的崛起非常重视，一方面将其纳于藩属体系之下，封其为王国；另一方面将其区别于郡县，在界河边上以一郡之三县严阵以待。如果此时新城尚未设置，那么第三玄菟郡三县在选址时未必是一字形列置于浑河岸边。而且能够明确，自东汉始，今抚顺一带的浑河就成为汉代郡县同高句丽南北相隔的天然分界线。其东西界线则是燕汉长城，长城之内，浑河以南的抚顺地区南北分列着辽东与玄菟二郡。

第四，由于同新城隔河相望的第三玄菟郡三县之间在战略上彼此策应，使高句丽从北边进入郡县存在难度，故而对于边郡的攻掠主要选择从东边越塞。太祖大王五十三年（105，东汉元兴元年），高句丽越塞寇略辽东郡六县^⑥，遭到辽东太守耿夔的打击。为均衡郡县势力，有效管理高句丽，安帝于即位之年（107）^⑦将原属辽东的高显（今沈阳南苏家屯区魏家楼子古城）、候城（今沈阳旧城）、辽阳（今辽中县茨榆偏堡子汉代城址）3县划归玄菟郡^⑧，第三玄菟郡的属县增至6个。高句丽颇识时务，于太祖大王五十九年（111）遣使贡献，“求属玄菟”^⑨。至此仍然可见，第三玄菟郡的存在与高句丽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需要明确的是，从考古发掘所见的高尔山城城垣基址以及遗物等情况来看，“不应是‘新城’建造初期的结构”^⑩，而是经过了不同时期的修缮和加固。尤其是高尔山城最初修筑时应该是木构而非土石构，而且由于辽东等郡的警告等因素，早期也没有较长时间落脚，因而缺乏考古方面的物证。这种情况在高句丽早期城址之中并非孤例，据《魏书》记载，建昭二年（前37），朱蒙率众来到纥升骨城（今五女山城，“遂居焉”^⑪）。然而考古发掘所提供的资料表明，此“城”修筑于魏晋时期；^⑫《三国史记》载，高句丽太祖大王四十六年（98），“东巡栅城”，并且“与群臣宴饮，赐栅城守吏物段有差”^⑬，说明栅城（今琿春萨其城）已经有明确的守备，但无论从形制还是布局方面考察其城

① 刘子敏《“崔理乐浪”考辨》，《北方文物》2001年第4期。

② 《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高句骊》。

③ 刘子敏、苗威《中国正史〈高句丽传〉详注及研究》，香港：亚洲出版社，2006年，第4页。有观点认为第三玄菟郡侨置的时间，是在安帝永初元年（107，高句丽太祖王五十五年），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释文汇编·东北卷》，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6页。

④ 《三国志》卷47《吴主传·孙权》裴权之注引《吴书》。

⑤ 孙进己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1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92-394页。

⑥ 《后汉书》5《东夷列传·高句骊》；《三国史记》卷15《高句丽本纪》太祖大王三年条。

⑦ 《后汉书》卷23《郡国志·幽州·玄菟郡》唐李贤注引《东观书》。

⑧ 关于地址的比定，参见孙进己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1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95-396页。

⑨ 《三国史记》卷15《高句丽本纪》。

⑩ 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72页。

⑪ 《魏书》卷100《高句丽列传》。

⑫ 李新全《从考古发现论五女山城的时代和性质》，“东北地区三至十世纪古代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2000年12月25日。

⑬ 《三国史记》卷15《高句丽本纪》太祖大王四十六年条。

址，“与集安县高句丽丸都山城和国内城相似，出土的瓦类与丸都山城出土的完全相同”^①。建筑年代约在魏晋时期。直至唐代，在东北边疆的城防体系中仍然存在“据山筑栅，且攻且守”^②的情况，这是区域特点所决定的。

由此推断，高句丽早期的山城多是木构的城栅，风雨侵蚀之下故址很难保存，迄今可见的遗存多是迟后再筑，从而造成“城”的实际存在时间与遗址年代上的差距。这种情况的明确对于确定高句丽新城的设置年代（而不是建筑年代）具启发性。

三、高句丽在西部的失守与恢复

高句丽势力的消长与中原王朝的兴衰有密切关系，在二者邻接的长城与浑河地带体现尤其明显。

伴随着高句丽的发展，中原边郡不断向西内缩，一度以燕汉长城作为二者东西相隔的人工屏障，浑河作为南北之间的天然临界线。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与主动衅边相伴生的是，高句丽失败之后马上选择向中原进行朝贡。比如，太祖大王^③五十三年（105，东汉元兴元年），寇辽东六县，遭到辽东太守耿夔的打击，遂在其后数年之间频繁遣使到东汉，或贺安帝加元服^④，或遣使贡献，并求属玄菟；六十六年（118，安帝元初五年），与秽貊共寇玄菟，甚至向南进攻位于今朝鲜咸镜南道永兴附近的华丽城。^⑤六十九年（121，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将兵出塞，捕斩秽貊渠帅，严厉打击高句丽。秋，高句丽与马韩、秽貊侵辽东，遭遇扶余与州郡并力讨破。隔年，高句丽向汉朝贡；汉质、桓二帝时期（146—167），高句丽犯辽东西安平（今鸭绿江北岸暖河流入鸭绿江处三角洲上的暖河尖古城），东汉建宁二年（169），玄菟太守耿临讨高句丽，高句丽投降，再次请求归属玄菟。半个世纪中，高句丽环伺于第三玄菟郡与辽东郡的边境叛服无常，可见，这一时期，在长城线与浑河线，高句丽与郡县势力处于胶着状态。

建安年间（196—220），公孙康发兵攻打高句丽，“破其国，焚烧邑落”。致其城残破不堪，伊夷模无奈而“更做新国”^⑥，迁都于丸都城（今集安市西侧山城子山城）。虽然三国时期中原动荡，但是曹魏对东北的治理并未松懈，尤其是正始七年（246，东川王二十年），幽州刺史毋丘俭的讨伐带给高句丽以致命的打击，使其丸都城沦丧。西晋时中原归一，但边疆动荡，高句丽趁机复国。随着东川王、中川王时期陆续恢复东部、中部旧土，至西川王时努力西向发展，与崛起于辽西锐意东向的慕容廆冲突不断。

为恢复在西部的势力范围，西川王推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举措。首先，通过联姻取得西部地区外戚的支持。西川王二年（271），立西部大使者于濞的女儿为王后。高句丽的大使者是一种固定的官职，由国王任命，职责是主管外交事务，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联络工作。其次，对西部出身的高官给予特殊赏赐。沸流沛者阴友是中川王、西川王二朝国相，他去世之后，^⑦相位由其子尚娄继任。事实上，国相是非继承制的，比如，前相明临于濞去世之后，由阴友接续其位。父死子继为相的原因在于，沸流是消奴部（即西部）的主体，基本位于第二玄菟郡高句丽县的辖区内，东以浑江中游与桂娄部为界，重用西部人士为相既可以加强对当地的了解，也便于以西部制西部。再次，修筑新城。西

① 延边博物馆编《延边文物简编》，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7页。

② 《旧唐书》卷199《东夷列传·高丽》。

③ 关于高句丽太祖大王在位的终止时间，据《后汉书·高句骊传》的记载推算为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在位计69年。但按照《三国史记》的记载，则是止于其在位的第九十三年，即145年。后者的时间线过长，存在一定的问题。

④ 《三国史记》卷15《高句丽本纪》太祖大王五十七年春正月条。

⑤ 《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高句骊》。

⑥ 《三国志》卷30《东夷列传·高句骊》。

⑦ 《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中川王七年夏四月条。

川王七年(276)“夏四月,王如新城(或云:新城,国之东北大镇也)猎获白鹿。秋八月,王至自新城”^①。西川王夏至秋去,历时4个月在新城,其目的并非避暑或田猎,因为如果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无论是国内城还是其他建置完备的城池皆是胜地,不至于去西鄙高尔山上驻留4个月。其深层原因从所猎获的“白鹿”可以得到相关信息,白鹿有神秘、祥瑞的寓意,作为承担了复兴西部旧地使命的国王,西川王在便于砌筑山城的季节,在失而复得的新城旧址内亲自督筑,其守边与进取的决心可见一斑。西川王十九年(288)四月至十一月,西川王再次在新城驻留长达7个月,此行的目的依然是完善城池。正因为他对西部的重视以及收复之功,后人以“西”谥之,称其为西川王。经过西川王两次亲自督修,新城的防御功能应该是非常强大的。

高句丽第十四代王烽上王二年(293,西晋元康三年),慕容廆发兵来讨高句丽,“王欲往新城避贼”^②。有一个疑问,就是当强敌来袭时,国王“避”之于边境上的山城,是否合于情理?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考虑,一方面,经过西川王的修筑,新城已经城防坚固;另一方面,经历过山上王和东川王时期,高句丽的核心区遭受到两次重创,高句丽王已经明白,根基所在之地,并不是最安全的,一旦边疆失守,内地难以完存。所以选择了看似危险的边疆新城,以控制险情,避免国都之地再被夷陵。

美川王二十年(319),高句丽在河城安有据点。而在4年之前,高句丽已经攻破玄菟城。因而,抚顺在高句丽的控制之下,有新城之筑。^③考古发掘提供了充分的佐证:据考察,五女山城第四期文化中的早期为魏晋时期,^④窖藏铁斧与高尔山山城所见大致相同,“霸王朝山城和高尔山山城同样存在该期文化”,而这一文化层中的五女山城、霸王朝山城、高尔山山城都是高句丽第二王都国内城通向中原交通上的重要城址,三者具有相同的文化因素,说明高句丽在这一时期加强了这条交通沿途城址的建设。^⑤这应该是新城修葺加固史上的一个重要经历。

故国原王五年(335),“筑国北新城”,学界多据此认为此年为新城始置之时。^⑥东晋时期,中原的动荡导致东北疏于管控,局势极为混乱,高句丽成为乱局中的赢家,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美川王十二年(311),高句丽“遣将袭取辽西西安平”,打通了由辽东通往朝鲜半岛的通道,不久,先后占领乐浪、带方、玄菟诸郡故地,成为中原王朝管理东北的一个强大障碍。故国原王时(331-371)特别关注城池的修葺,一方面加强了鸭绿江以北重镇的修筑,如抚顺地区“筑国北新城”“修葺丸都城,又筑国内城”。另一方面加固了鸭绿江以南的城池修筑,比如在今大同江岸“增筑平壤城”,并将都城迁到平壤东黄城(今平壤东北青岩里古城)。^⑦随着整体视域拓宽,战略布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占有乐浪、带方二郡之后,高句丽已经将汉武帝设置的四郡辖区全部纳入版图,疆域广大,因而,认为新城地处高句丽之“国北”是准确的。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学界将高尔山城、霸王朝山城与五女山城并举,认为第四期文化分作两个阶段,晚段的年代“约在5世纪左右”^⑧。而《五女山城》同样将五女山城、霸王朝山城、高尔山山城相提并论,认为“年代大体应在4世纪末至5世纪初,应为高句丽中期遗存”^⑨。另有学者在对高尔山出土的铁器、陶器以及城墙的筑法进行分析

① 《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西川王七年夏四月条。

② 《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烽上王二年秋八月条。

③ 王绵厚《玄菟与新城新解》,《沈阳文物》1993年第1期;佟达《高尔山》,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

④ 李新全《从考古发现论五女山城的时代和性质》,“东北地区三至十世纪古代文化学术讲座会”论文,2000年12月25日。

⑤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五女山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⑥ 徐家国《辽宁新宾县永陵镇汉城址调查》,《考古》1989年第11期;张福有《高句丽第一个平壤城在集安良民即国之东北大镇新城》,《东北史地》2004年第4期;徐家国、孙力《辽宁抚顺高尔山城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2期;肖景全《抚顺发现汉代烽台遗址》,《中国文物报》1999年4月18日。

⑦ 《三国史记》卷18《高句丽本纪》故国原王四年、五年、十二年条。

⑧ 李新全《从考古发现论五女山城的时代和性质》,“东北地区三至十世纪古代文化学术讲座会”论文,2000年12月25日。

⑨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五女山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89页。

之后认为,其铁器的年代较早者可到十六国时期,较晚者已到唐代,陶器属于“晚期”阶段,而土筑山城是高句丽中后期或晚期出现的山城形制。上述关于新城考古层面的认识时间跨度较大,各说皆有所本,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却仅是新城修筑史上的一个阶段而已。由于新城重要的战略地位,高句丽在不同时期,皆有所修葺。

四、高句丽对辽东等边郡的继续蚕食

在高句丽的骚扰和压力下,至曹魏时,第三玄菟郡的一些属县废弃,仅存高句丽、高显、望平(今新民县安平堡南大古城子)3县。望平县纳入玄菟郡辖区的时间是在曹魏攻破公孙渊之后,即魏明帝景初二年(238,高句丽东川王位宫十二年)或稍后。^①很明显,至3世纪中叶,在高句丽的迫使下,第三玄菟郡明显向西收缩。第三玄菟郡地纳入高句丽势力范围的时间比辽东郡的最后陷落要早。

“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给西晋带来严重的政治动荡,致使其边疆经略乏善可陈,对东北边疆的控制大大削弱,高句丽趁机向郡县辖区的进攻明显加强,尤其是南向朝鲜半岛取得了巨大进展,美川王十五年(314,西晋建兴二年),在朝鲜半岛北部持续存在了4个多世纪的乐浪等郡陷落。与此同时,高句丽对玄菟郡的攻势愈来愈猛。据《三国史记》载,美川王三年(302,西晋永宁二年)秋八月,高句丽王“率兵三万侵玄菟郡,虏获八千人,移之平壤”;十六年春二月,“攻破玄菟城,杀获甚众”。玄菟城的陷落,标志着郡县体制在该地接近尾声。高句丽故国壤王二年(385,晋孝武帝太元十年),攻陷辽东、玄菟郡。在进攻此二郡的过程中,浑河北岸的新城是重要的前沿。

后燕时,派遣军队收复了辽东、玄菟二郡。不过,此后的史籍再也未见在抚顺地区设置玄菟郡的记载,应该是已经落入高句丽之手。学界有观点认为,后燕建兴十年(395),抚顺地区属后燕辽东郡;北燕太平六年(409),抚顺地区才归在高句丽的版图内。^②事实上,后燕时,见载于史籍的辽东郡属县,仅有襄平(今辽阳旧城)及平郭(今盖县县城)。而后燕时的玄菟郡属县,“无见于史者,但至少应有高句丽县,当仍在故地,今抚顺市区东部劳动公园城址”^③。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后燕地图上^④在今沈阳市与抚顺市之间标有“玄菟郡”字样,在今辽阳市东北标有“辽东郡”字样。谭其骧等主张玄菟郡的首县高句丽县在今沈阳城东上柏官屯汉代古城,辽东郡首县襄平在今辽阳市老城。浑河南岸的抚顺地区纳入高句丽版图的时间,并不是在北燕太平六年(409,高句丽广开土王十八年),而是在故国壤王在位时期,推断是在385年左右的一个短暂的时段之内。

至于辽东郡的陷落时间,史无明文。但关于辽东城被高句丽所掌控的情况史书有明确记载:后燕慕容熙光始五年(405,东晋义熙元年,高句丽广开土王十四年),燕攻打辽东而不克。^⑤可见,至少在这年之前,辽东郡已经落入高句丽之手,整个辽河以东地区纳入高句丽控制范围。

责任编辑:尚永琪

①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② 曹德全、肖景全《从〈三国史记〉中的“新城”谈起》,《东北史地》2008年第3期。

③ 孙进己等《东北历史地理》第2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3页。

④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14页。

⑤ 《资治通鉴·晋纪·安帝纪》;《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